



WUBIAN DE MEILI

无边的魅力

方卫平儿童文学论集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NATIONAL EXCELLEN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WUBIAN DE MEILI
FANG WEIPING ERTONG WENXUE LUNJI

无边的魅力

方卫平儿童文学论集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边的魅力:方卫平儿童文学论集/方卫平著. —南宁:接力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448-0394-6

I.无… II.方… III.儿童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7111 号

责任编辑:陈苗苗 美术编辑:张钰
责任校对:刘会乔 责任监印:刘 釜 媒介主理:常晓武

社长:黄 俭 总编辑:白 冰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5240 (发行部)

传真: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网址:<http://www.jielibeijing.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jielibpub@public.nn.gx.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2.5 字数:360千字

版次:2008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65545440 0771-5863291



理论批评：历史和空间

经典·经典意识	002
从经典到新经典	012
论童话及其当代价值	017
简论儿童文学的美学特质	025
恐怖美学及其艺术策略	031
略谈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研究	038
早慧的年代	
——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回眸之一	041
回归正途	
——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回眸之二	051
在体制的边缘生长	
——论世纪之交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	062
近十年来大陆儿童文学研究学术走势一瞥	073
论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	076
陈伯吹：一个世纪的缅怀与祝福	
——序《陈伯吹论》	087

我们思想舞台上的优雅舞者	093
谈曹文轩的《论“成长小说”》	099
在阅读与诠释之间	
——读《少年小说大家谈》	103
青春的出场	106
批评的挣扎	113

文学进程：观察和评说

中国大陆儿童戏剧发展之历史回眸与现实描述	118
少儿历险小说的历史与特质	126
儿童文学先锋作家的激情、困惑和反思	
——兼谈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艺术症结	131
青春期文学叙事的觉醒	143
今天的儿童文学	149
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概观	152
1998—1999：我的阅读印象	156
2001年的儿童文学创作	162
原创与译介	
——2005“书香中国”年度最佳童书述评	175
一种年度儿童文学样貌的选择与思考	
——“书香中国”2006年度童书排行榜初选入围作品述评	183
幼儿文学的集中展示	
——读《中国新时期幼儿文学大系》	193

无边的魅力

- 读“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 197
- “红帆船”驶向远方 202
- 幼儿文学：可能的艺术空间
- 当代外国幼儿文学给我们的启示 204

图画书：原创与引进

- 图画书在中国大陆的兴起 214
- 关于原创图画书创作的初步思考 220
- 一个特别的阅读空间 235
- 我读幼儿成长图画书“我真棒”系列 237
- 亮丽无比的图画书 239
- 李拉尔的高级故事 242
- 图文并重 妙趣天成 245
- 诗意磅礴的返乡之旅
- 读《驿马》 247
- 传统文化意象的现代诠释
- 读原创图画书《屠龙族》 249
- 想象能走多远
- 读明天出版社的引进版图画书 252
- 关于爱的一种理解和承诺
- 读《亲爱的小鱼》 255
- 旧外套的智慧
- 读《约瑟夫有件旧外套》 257

读《爱音乐的马可》	259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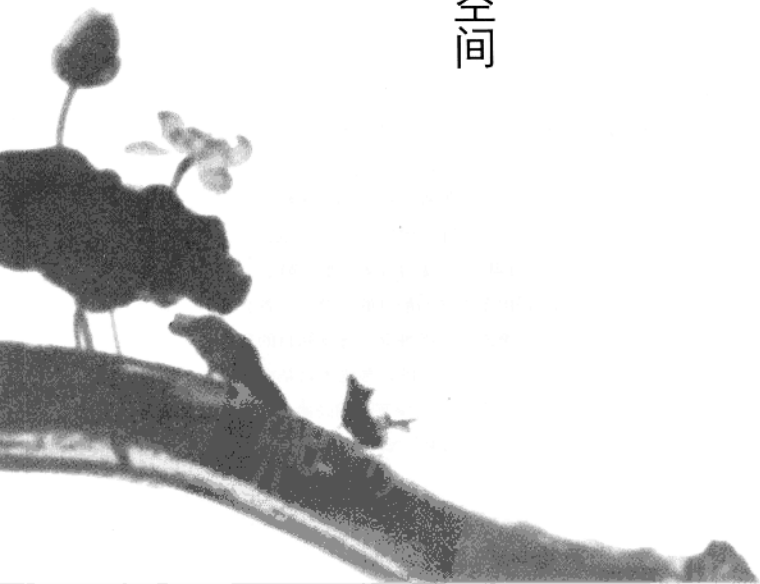
文学舞台：众多的舞蹈者

张之路和他的《第三军团》	262
秦文君和她的《男生贾里》	266
班马和他的《六年级大逃亡》	269
梅子涵和他的《女儿的故事》	272
孙幼军和他的《怪老头儿》	275
周锐和他的《哼哈二将》	278
冰波和他的《狼蝙蝠》	281
孙云晓和他的《隐患》	285
秦文君和她的《小捣蛋外传》	288
我所熟悉的思想猫	291
《班长下台》的作者及其他	294
金曾豪和他的动物小说创作	297
侠骨柔肠管家琪	300
童年记忆与精神自传	303
一个恒在的方向	306
为童年做一件艺术品	308
《月亮生病了》序	310
文学盛装年代的个人表情	313
年轻的方式	319

外国儿童文学小论

保尔·阿扎尔和他的《书·儿童·成人》	328
李利安·史密斯和她的《欢欣岁月》	333
晴天居然下猪	
——兼谈荒诞故事	341
“彩虹青春悦读小说系列”序	344
一位行旅和精神上的导游者	347
后 记	351

理论批评：
历史和空间





经典·经典意识

—

英国文化评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在他出版于1976年的《关键词》一书中，把“关键词”作为透视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独特视角。通过对一百三十个关键词的梳理与分析，他勾勒了一幅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欧洲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特殊历史画卷。据说这部别致的著作也因此成为欧美文化研究的一部名作。如果现在要我效法威廉姆斯，给出一份能够提示或概括中外儿童文学发展基本眉目的历史菜单的话，那么“经典”将会是这份菜单上一个触目的关键词。

在威廉姆斯那里，所谓关键词应当具备两个要素，即词条的选择和意义的分析，“它们是在特定的活动及其阐释中具有意义和约束力的词汇；它们是在思想的特定形式中具有意义和指示性的词汇”（汪晖《关键词与文化变迁》）。在我看来，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史视域及其阐释中令人感到触目的关键词，首先是因为被称为经典的那些作品在整个文学史进程中所占据的那种令人感到触目的历史位置。反顾整个儿童文学史，从历史的厚重帷幕后浮现出来的，首先不就是安徒生、卡洛尔、林格伦等人的童话或凡尔纳、马克·吐温等人的小说那样的经典之作吗？这是我将“经典”列为关键词时在词条选择方面的一个无须犹豫的理由。

其次，经典在文学史这一特定的历史形式和思想视域中，正是一个具有高度意义和巨大指示性的词语。在我看来，文学史乃至整个思想文化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内容、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经典之作，就其基本的思想文化品质和历史创造价值而言，都是一致的，或者说，不同版本的超拔之作，都可以被兼容于经典这样一个具有巨大指示性的词语之中。就儿童文学史来看，经典之作所牵连和呈现出来的，正是儿童文学艺术美学发展的基本理路；它所蕴涵和保存下来的，也正是儿童文学艺术哲学的基本奥秘。

二

《汉语大词典》中“经典”一词有三个义项：1. 旧指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2. 指宗教典籍。3. 权威著作，具有权威性的。这是从语词的普通含义上所列出的解释范围。本文所说的经典含义接近第三条义项，但从本文的关注点看，这样的解释显然还是不够的。

美国曾有人对名著（经典）提出了六条标准，它们是：

一、名著是读者最多的。它们不是一两年内最畅销的，而是经久不衰的，比如《飘》、莎士比亚作品或《堂·吉珂德》。估计荷马的《伊利亚特》在三千年中至少有两千五百万个读者。因而一本好书不一定是它那个时代最走俏的，它需要时间来汇集最多的读者。

二、名著是通俗的，不是学儒式的。它们不是专业作家写给专业人员的专业书，不是给教授看的，而是写给大众的。

三、名著是不会因为时代替换而被遗忘的。它们永远不会随思想、原则、舆论的变迁而过时。

四、名著言近旨远。它不会使你望而却步，你会一遍遍读但其内涵却不能穷尽。它们能以不同理解层次去读。明显的例子是《格列佛游记》、《鲁滨孙漂流记》和《奥德赛》，孩子们读他们感兴趣的故事，但却体会不到成人所发现的美和意义。



五、名著是富有启发性和教育性的。它们已对人类思想作出基本贡献，它们是具有影响力的。

六、名著论及人类生活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世上有使人类认识和思维困惑不已的许多谜。伟大的思想家老老实实承认这些谜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人的智慧而不被摧毁。^①

在这些衡量名著的标准及其所举出的有限个案中，除了《飘》的出现无疑反映了美国人的独特立场和价值观外，其他虽然也还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但从总体上看，这些说法与我心目中的经典作品的内涵已经十分接近。

名著、杰作、精品、经典……如果细加辨析，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肯定都会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所有这些概念中，“经典”一词的分量是最重的，位置是最神圣的。从中外儿童文学史的历史长河来看，经典正是那些处于艺术哲学顶端和艺术成就顶峰的作品。

经典提供的首先是一种具有整体文学史意义的独特而绝对的高度。经典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洞悉或表达了历史、社会、人生、人性的基本奥秘或本相，表达了对于这些奥秘或本相的深刻的体认和独到的感悟；经典又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构筑成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美学神话，并向文学史释放着永不消失的艺术灵光。安徒生童话对于社会和人生真相的有力揭示，卡洛尔童话对荒诞艺术的绝妙实践，林格伦童话对儿童解放在哲学上和美学上的重要贡献，都是文学史上突出而典型的例子。由于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所达到的高度是重要而独特的，因此，它们在一些特定的方面是无法被逾越的。

经典还提供了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判断尺度。按照佛克马的说法，“关于某一批作家作品的知识属于文化阶层拥有的一般性知识，因而为批评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或者换个说法，经典就是“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经典代表着文学史上最卓越的艺术成就和经验，它虽然无法被轻松地逾越，但却往往成为人们普遍心仪和乐于效仿的榜样。更多的时候，经典所提供的

^① 《什么是世界名著？》，载1997年6月7日《文艺报》。

高度则被人们用来打造成一把衡量高下、评说成败的艺术标尺。人们会用经典构成和显示的标尺来看一看，某部作品与经典的距离究竟有多长、多远。

经典最重要的外部存在特征就在于它在时间的严格选择和仲裁下获得了支持和肯定。当时间把曾经发生过的原生态的文学过程过滤为一种遗留态的第二历史的时候，经典的意义和价值才最终强劲而触目地凸显出来，经典也才由此而进入经典的位置。因此，对经典的认定需要得到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的支撑和支持。缺乏了这样的支撑和支持，任何一项关于经典的命名和判定，都将被视为一种轻浮的行为，也必将是无法生效的。

而在文学史的时光长廊中穿梭不息的，则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很明显，正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的共同选择和自发拥戴，文学史才确立并突显出了经典的价值和地位，而经典也以自身的巨大意义充实了文学史的意义，并使文学史不断向后来的读者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因此，与佳作、精品等等不同，经典的历史地位是稳定的、不可动摇的。虽然经典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也难以避免遭到某些特定的或局部的质疑或分析，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经典的施暴往往只能是无知和鲁莽引发的结果。

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不仅提示和构成了儿童文学发展的基本艺术线索，而且也为整个儿童文学提供了坚实而稳固的艺术基础。

三

经典之作所占据的傲视文学史的历史位置，使任何一个具体的文学创作者和接受者，都与它处于一种复杂的现实关系之中。

从作家的角度看，不是每一位作家都拥有成为一名经典作家的自信和梦想，但确有一部分作家会产生这样的自信和梦想。这并非是一件不可告人的坏事。问题是，对于任何一个作家而言，由于其自然生命可以占有的时间长度相对有限，因此，经典作家的身份感和成就感只可能由他的艺术生命去领受和享用了。而梦想首先只能是梦想，而无法立时实现或验证，就像有人指出的那样，谁敢宣称自己已经写出“经



典之作”，那上帝一定发笑；经典总与一个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相联系，经典作家往往不知道自己已被列入经典之列。^①

同时，作家也是读者，他们在自己的精神成长和创作生命的展示过程中，总是会将目光投向经典，从经典中寻求精神滋养，或以经典的高度作为自身精神腾跃和艺术跳高的标杆。宣称对经典不屑一顾的人毕竟只能是极少数，而且，经典的地位绝不会因此而受到丝毫的影响。

但是，对经典的一味仰视却很难造就一个真正的经典作家。很显然，一个精神侏儒不可能为文学史的盛宴提供一份精神大餐；经典的高度要求经典的创作者也拥有相应的精神高度和艺术创造才能，否则，对经典的梦想就真的永远只能是一个梦想。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例，缺乏独特精神高度的文学写作使人们对出现经典的可能性前景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吴炫先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直率地认为，近来读到贾平凹先生的《我讨厌我自己》一文，觉得这是比看到当代诸多轰动的小说更有意义的事情。贾平凹承认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代作家没有自己的文学观，也没有造血的能力，只能惰性地依附于流行的观念，满足于作品的畅销、翻译和评奖，这就具有了一个经典作家应该具有的自省意识和眼光。这意味着，贾平凹看到了自己作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多评论家却没有看出来。贾平凹不缺才华，不欠气魄，不缺沉着，也不缺韵味，但缺的就是穿越流行观念的勇气和能力。吴文认为，中国当代几乎很少有作家有自己独特的小说观，而充其量只能赞同昆德拉和博尔赫斯的小说观。而没有自己的文学观和小说观，一个作家便只能以题材、个性、风格、聪明区别于其他作家，而不可能在思想和世界观层面上区别于所有的作家。吴文指出，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对于这个问题的遮蔽，就是产生了大量的没有自己的文学观的作家。中国作家数量和质量的不成比例，由此也得以解释。^②很显然，经典作家的造就不是靠一个简单或神秘的文学和精神的配方就能调制出来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对经典的恭敬姿态和精神上的独立姿态应该是可以同时保持并行不悖的。

① 阎晶明《精品，经典》，载《读书》1997年第11期。

② 参见吴炫《敢于说自己不行的人》，载2000年4月5日《中华读书报》。

一般读者与经典的关系似乎既复杂又单纯。一方面，如果没有读者的相当广泛的接受和拥戴，便没有了经典的产生基础，另一方面，经典有时候又会显出一副矜持而严肃的架势，与大众读者保持某种距离——有一种关于“经典”的调侃说法是，经典就是那些人人认为应该阅读却又很少有人阅读的作品。事实上，绝大多数普通读者在一次又一次的文学阅读中相遇的并非经典类的作品，而是一般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可能有精品佳作，但更多的则可能是平常的甚至是平庸的作品。尽管如此，对经典之作的阅读和接触在大众的文学阅读中仍然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与经典的相遇过程中，读者会自觉或不自觉接受文学经典的美学调教和文化熏陶。对于阅读个体而言，这是提升个人美学趣味和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对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而言，这又是传承文化、推进文明的基本方式之一。

在儿童文学艺术领域，由于早期阅读对于精神发展的重要性，经典的确立和阅读显得尤为必要。经典之作不仅以其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对孩子们产生着永远的吸引力，而且以其特殊的经典品质为早期的人格成长提供着丰美的文化滋养和精神影响。钱理群先生曾经深情地回忆过这种影响，并形象地喻之为打下了一个“精神的底子”。他说：“我回想起来，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至今还成为我做人的基本信念的是一篇童话，就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这篇童话所表现的对人的信念，对美好东西的信念，还有为了这个信念不惜献出一切的精神，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这其中就包含着一种浪漫主义精神。我觉得这种影响对一个人非常重要，也是一个人‘精神的底子’”。^①可以说，经典不仅为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打下了宝贵的精神底子，也为整个人类提供了一个深厚的文化精神底子。

四

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发展已经成为历史的今天，人们谈论经典的态度

^① 参见钱理群、王丽《重新确立教育终极目标》，载王丽编《中国语文教育沉思录》，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依然是谨慎小心的。这不仅是因为经典的确认还需要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的过滤和考验，而且也因为从更广阔的艺术时空背景上来观察和比较的话，可以说，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也的确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缺陷和遗憾。不过，根据“经典”这一关键词所提供的观察视角，我以为，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界逐渐形成了一种隐隐约约、日渐鲜明浓厚的“经典意识”。

我在这里所说的“经典意识”，主要包含了下述两层含义：

一是对于经典及其意义、价值的自觉认识。

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其中，五四时期、五六十年代、新时期是一般公认的三个重要时期。起始于70年代末的新时期儿童文学通过80年代开放性的艺术探索和积累，提升了自身文学追求的眼界和自信心。以此为背景，90年代的人们开始对儿童文学艺术经典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自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二是对于经典性和经典品质的自觉实践和追求。

如前所述，经典的确认是需要时间的，但是经典所拥有和呈现的品性却是可以被感觉、被总结和被把握的；对经典品质的理解、吸收、消化，也可以成为追求艺术创造之经典性的智慧和动力。而在90年代，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了这样一种自发的艺术实践和追求。

在我的印象中，1990年秋天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90上海儿童文学研讨会”上，已故任大霖先生发表的题为《呼唤杰作》的论文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这篇论文虽然没有使用“经典”这一概念，但文中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杰作不一定一出来就被人们称为杰作，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流传才能确定为杰作的”。这一说法实际上与“经典”概念的含义已经十分接近。呼唤杰作，可以看成是90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期盼艺术升华和超越的一种自然的心情流露。

对经典和经典作家充满激情的关注、重视、探询，由此在90年代的文学背景上徐徐展开——作家、学者班马对安徒生及其童话的功能和价值做出了独特的理解和阐述：“直悟安徒生，我要明确地表达——作为‘儿童文学’（而不是‘儿童读物’）最本体化的功能，就是以文字对儿童期提供有助于审美情感和文学美感发生

与发展的阅读”：“安徒生童话的根本精神是传递了一种‘自然人’而非‘社会人’的情感，也体现出了一‘审美’而非‘实利’的注意力”。^①儿童文学专家韦苇则提出了“宝库文学”的说法。他认为，世界各国用几百年时间积累起来的宝库文学，在我们面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参照体系，“参照就是把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示范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从一个个卓越的范例中寻找、归纳出评价自己、评价他人作品的价值尺度。这种价值尺度既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体的。如果我们能够充分重视宝库文学的参照价值，那么超越自己、突破自己也就有了理想的标准”。^②在另一处，韦苇先生还曾打过一个十分传神的比喻：“瞄准星星总比瞄准树梢打得高些。”作家、学者刘绪源则在他那部广受好评的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1995）中，以母题视角统摄并分析了一批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和作品。这些现象告诉我们，“经典”在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思考和学术话语中，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一个相当重要而活跃的关键词。

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们，也纷纷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于儿童文学经典品性的思考，例如在某些私下场合中被一些同行善意地戏称为“金童玉女”的曹文轩、秦文君，例如在某个公开场合中一不留神被误称为“老作家”的中年作家梅子涵（我把这一误称看做是对作家艺术成就和资历的一次独特而别致的肯定），等等，都曾经或强烈或频繁地表达过自己关于儿童文学的创作理想或美学理念。曹文轩的艺术理想是“追随永恒”。他认为，感动今天的孩子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在的”。^③秦文君这样描述了她理想中的儿童文学作品：“在我的心目中，真正的儿童文学精品应该在艺术上炉火纯青，毫无造作，带点浪漫，也就是说它从形式到内涵看来很单纯，没有触目的理念痕迹，然而它却可以是蕴涵不朽意蕴的，甚至表达出全人类情感的。”^④梅子涵利

① 斑马《直悟安徒生》，载《儿童文学家》（台湾）1991年第3期。

② 韦苇《衡量儿童文学发展水准的尺度及其他》，载《儿童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③ 曹文轩《追随永恒》，《草房子》代跋，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④ 秦文君《我的儿童文学情结》，载1996年5月30日《文汇报》。